

種子與推手

●白皓東●

我堅信一粒種子埋在土?沒有發芽，只是因緣不具足，當你給他足夠的陽光、水和空氣，他仍會探出頭來看看這個世界的。

五年前，我對陶藝一竅不通，只會寫點書法、刻刻印章。看到學校外聘來的陶藝老師一雙巧手三兩下就能做出一個個造型漂亮的杯子、陶罐…，心喜之餘，地想依樣製造，才覺那不是一朝一夕可得的。沒想到一年後陶藝老師說什麼都不肯再來指導學生了。面對著兩個月後將無師資可教的陶藝班，到處去請託一些陶藝工作者，卻沒人肯來，原因不外乎學生頑劣，班級管理甚難處理。(註：因為陶藝技藝教育班的學生都是國中二年級學科低成就的學生，屬性本就較為頑皮。)於是校長對著我說：「皓東，你去學一學，回來教教那些孩子吧！」可是環顧四周那有兩個月的陶藝師資速成班？可好！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現改制為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有一位大學時期的學妹孫秀甘寄來一份「研習招生簡章」，打開一看，嚇然有「日用陶瓷研習班」，於是趕忙到書局買幾本陶藝入門書，而陶瓷科的林秀娟老師也很熱心幫忙。心慌手亂的畫了些設計稿與說明書，終於得以進入手工業研究所進行一趟陶瓷工藝啟蒙教育，至今仍深深感謝那時教導過的老師。然而一個月的學習，我知道那是不夠的，於是到處向一些陶藝工作者請益，一方面每週兩個晚上到手拉坯老師傅曾樹枝先生家學習拉坯，而縣內的陶藝家-白木全先生（他恰好是我國中同班同學）、洪炎明、蕭鴻成先生等都不吝指教，於是開學後就邊學邊教的上路了。可是上了一兩個月後遇到了個難題—配釉。購買來的釉藥學生沒幾個星期就用光了，

（一半淋在作品上，一半灑在地上）又沒有多餘的經費可以用。當時剛好打聽到台中縣大坑一處陶藝工作室聚集了一、二拾位陶藝工作者聯合聘請一位釉藥很有研究的陳茂男老師來此教釉藥學。於是趕忙報名，每逢雙週假日便前去上課。（前後上了將近二年，終將全套的配釉本領學全）沒多久也能用便宜的原料配出學生可用的釉藥，那時看到學生一件件亮麗的作品出窯，心？有著說不出的欣喜。剛開始因為沒有教陶藝班的經驗，每次上完課猶如打了場仗般，教室的門窗玻璃、天花板到處都是一粒粒的小上球，因為當你在排窯、練上或上釉時，教室？早已玩起打泥仗了。於是為轉移學生的情緒，便鼓勵他們在做作品時，可以拿心愛的錄音帶或CD來邊聽邊做（每週六小時的課，要學生靜靜的也真難為他們），於是學生的作品幾乎部是在劉德華的忘情水、伍佰的樹枝孤鳥…歌聲中完成的。但是當時我們的設備較為簡陋，只有三部堪用的拉坯機（轆轤），為了讓學生有充分練習的機會，只好每天中午犧牲午休的時間陪著那些孩子拉坯、搓泥條、做陶板。雖然我們的工作桌是老師們報廢不用的辦公桌再釘上美耐板，存放作品的架子是訓導處陳舊不用原置放糾察隊鋼盔的跛了一隻腳的木架，陶藝教室也是雨天漏水，夏天酷熱的教室。但是一年後我們竟然有學生因為陶藝競賽成績優良而保送省立學校（如果參加聯考他是那兒也考不上的），算一算今年大概高中畢業了吧！

即使陶藝班的孩子陶瓷工藝技術不錯，做出的作品一出窯連老師等著向他們索取，甚至拿到技藝競賽會場都被以為是買來擺的商品。

但能因技藝優良被推荐到高中繼續升學畢竟是少數，他們在學科上是自我放棄，也是被放棄的一群，所以每年畢業典禮我總建議學校設置五到十個陶藝優良獎給他們一個肯定，也每年辦個畢業展，不讓他們這一年的歲月留白。

經過將近兩年的苦心經營，孩子們也卻很努力，從調皮搗蛋，到每天傍晚放學後留下來繼續練習一些技法，老師要回家也會說：「老師再見，並且叮囑老師車子開慢點喔！」而老師與孩子的努力終於在一次「教育部、教育廳、彰化大教授」團體的訪視中予與極大的肯定，且撥了筆鉅款（對一個小學校來說八十幾萬算不少了）充實了學校的設備，我們把工作桌換成原木桌，多了十部拉坯機、鋼鐵存放架、真空練土機…等。良好的設備，加上師生的用心，在民國八十七年四名學生參加中部五縣市幾十所學校的陶藝競賽竟得到一、二、三名和佳作。

或許有這樣的成績，我該很高興？其實不然，因為八十六年我們的學生全縣技藝競賽第一名，八十七年也包辦了中部五縣市的前三名；然而他們一個也沒上一所較好的高中職就讀，我打了幾次電話到台北鶯歌高中與北縣教育局爭取他們前往陶瓷科就讀，可惜因為他們不是台北縣民，因些無法保送。後來八十六年的第一名學生楊，雄進入一所中部私立工商學校，聽說他在學校作陶技巧沒人能比一包括老師。八十七年中部五縣市第一名的楊清皓同學因學科成績不佳，畢業後只有在家和父親種種木瓜樹等農作；第二名的陳昌奇因為經濟因素只得讀一所私立學校夜間部，白天在汽車修護做工作，也因為他得過縣級陶藝競賽第一名，所以那所學校特別給了他一年一萬元的獎學金。至於第三名的藍同學，前些日子我竟在街上的一處轉角看他和一個大人在叫賣一件五十元的汗衫。或許為了某些因素他們無法在更好的環境下成長。我常想著不知何時南投縣才能像台北縣能收留自己的弟子一（在某些方面技

能優良的孩子）在自己的家鄉繼續深造。我恨疼愛這些孩子，尤其他們四位得獎的孩子中有三位還是來自單親家庭呢！

我曾經為了喜歡篆刻與書法，在草屯與基隆往返十個年頭—每二個星期一次的學習，想要成就自己當個藝術家的夢。如今為了多教導一些技法給孩子，我再度來到手工業研究所研習另一種陶瓷噴砂裝飾技法，希望能帶回去給山上的孩子一些新的東西。雖然這些孩子猶如泥土？的種子，每天在泥？滾動，將來不見得都能在這個領域成長、開花或長成大樹，但我希望做個陶藝的推手在他們需要時推他們一把。

祈求上蒼保佑這些孩子平安的成長，也很謝謝手工業研究所老師們的教導。一個月的啓蒙教育竟成就了這麼多孩子的學習。我們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科學習者結訓回去後亦如散落各地的種子，仍有賴手工業研究所這隻推手拉拔長大。

（本文作者係南投縣鳳鳴國中老師）
